

塞外文苑

■殷耀



图片来源：IC photo

小的时候听到“谷雨”两个字，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幕梦幻般的场景：谷子就像雨一样洒落在打谷场，粮仓里的五谷堆得冒起了尖，粮囤上贴着一个斗大的“丰”字。直到现在，我对五谷仍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，心里盛开着五谷的花朵，想着五谷丰登如雨下。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”，我是听着这样熟悉而亲切的歌声长大。上学以后又背诵了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名句，心里想象着成片的稻花在河的两岸摇曳生姿，芳香的味道沁进了河水里。但作为北方人我一直没有见过水稻，更不用说盛开的有着香味的稻花了。

后来去内蒙古东部采访时，在归流河边的稻田里终于见识了水稻为何物。明媚

时光流影

■王占义

咽喉锁着沙的苦涩，手心捧着根的热恋

库布其是我的家乡。

在我情感的词典里，库布其这三个字，如一坛老酒，一把铜锁和一袭烟岚。老酒醇厚，带着往事的温度与生命的原酿，让人回味无穷，也积蓄着前行的力量；铜锁密封，人生的许多不易和曲折，许多难言和不言的历练，渐渐都在心底囤积，成为一种人生的厚度和生命的底蕴；烟岚如画，在以梦为马的日子里，我始终用手中的笔，关注着库布其的发展，也自觉肩负起回望与抒写家乡的精神史嬗变的使命。

库布其一草一木的荣枯，一沙一水的沉浮，一点一滴的变化，都是揪着我神经的线，而我就是那一枚飘荡在故乡上空的风筝。

迄今为止，我已经创作完成了两部关于库布其精神史的报告文学作品——《大漠流金：库布其精准扶贫纪实》（合著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五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）和《沙漠守望者：库布其脱贫振兴之路》（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）。不管是退休后的文学创作，还是在新闻信息产品营销工作的岗位上，我都始终关注着库布其的发展，思考、解读、记录着她精神史的点滴光斑。

春日抒怀

■吕成玉

一城春色四月天

四月的天空干净、清澈、透明。太阳像一枚硕大的橙子，悬挂在蔚蓝的天空，将金黄色的热能抛向大地，温暖着黄河几字弯上的小城。那天空中飘逸的白云，有的像丝绸，细腻光滑；有的像骏马，腾空欲飞；有的像棉絮，洁白柔软……一群白鸽在蓝天演奏着悦耳的轻音乐，迎接春天隆重登场。

四月的风婀娜、轻盈、湿润。她带着太阳的馈赠，从遥远的天边翻山越岭，匆匆赶赴春的盛大约会。她掬来雪山的纯净，携来旷野的清爽，托举树木的葱绿，拔节枯草的鹅黄。她清理着大地的萧瑟，释放了黄河的激情，孵化出岁月的朗朗乾坤。她用纤细之手，剪出了满城缤纷。

燕子回南方探亲如期归来。那雪白的肚脯，乌亮的羽毛，灵巧的身材，清脆的叫声，丰腴着春天的内容。她们携男挈女在辽阔的天空裁剪烟岚，在斜风细雨中筑巢生育；她们带领新燕啄春泥，敢与麻雀争暖树，将春天喧闹得生机勃勃。

河水长出了涟漪。镜湖、润昇湖像两颗明亮的眸子，镶嵌在小城的东西，荡漾着“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”的意境。

春雨是不甘寂寞的，她以“知时节”的灵性，用“贵如油”的品质，洗涤街衢，

的阳光下成畦的稻田徘徊着天光云影，浅绿色的秧苗荡漾在稻田上。插秧的稻农告诉我，一般人很难见到稻花，稻花从开到合也就是两小时左右的时间，就像沾上了粉一样小小的稻花，又像面包上的椰蓉一样，附着在绿色的稻穗上。当稻花开过之后，离稻穗由绿变黄的丰收季节就不远了。

我见过小麦开花，小麦花也像椰蓉一样附着在青涩的麦穗上。刚刚出苗的小麦像一垄又一垄的韭菜，又像一种喂羊的青草，大人们常常让孩子们辨认麦苗和韭菜，能分辨出来才是合格的农民的后代。浇过两次水，锄过两遍地，小麦终于拔出了绿色的麦穗。有一次半前晌我和父亲在麦垄里锄地，看到绿色的麦穗上有好多白色的粉屑，以为是麦穗生了蚜虫病害，父亲看过后高兴地说：“麦子开花了！”

玉米是如今土默川田野上最为普遍的作物。玉米的雄花开在顶穗的分叉上，有十来个分叉，每个小分叉像一个一拃多长的小辫子，开在顶穗分叉上的花是雄花。当刚成锥形的玉米棒子吐出红樱般的雌花时，雄花绽放如小麦花的形状，雌雄同株的玉米进入开花授粉期。在土默川和其他北方地区，农历七月下旬开始是玉米的开花授粉期，一般要持续一周左右，田间如果看到大量凋落的花丝，说明是玉米授粉很成功，就等着金黄色的玉米棒子成熟吧。我还见过高粱花，同样很不起眼，这些五谷的花朵大多细碎如米粒或椰蓉，而且大多花期很短暂，不留心是不会发现它们开花绽放的。

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五谷绽放花朵就是为了长出粮食。这些粮食作物的花朵绽放时朴实无华，并不刻意炫耀自己的美丽，为了长成粮食它们默默地附着在不穗上，它们的心里孕育着长成籽实的梦，以风为媒完成开花授粉和怀孕结果。你看，糜子、黍

子、谷子……这些被称为庄稼的粮食作物都开着微小的花，这花朵就像千千万万辛勤耕耘着土地的农民一样朴实，他们用心血和汗水侍弄浇灌着五谷，五谷用粮食来回报这些朴实的人们，这个世界上只有平凡的东西才是最可贵的，它们懂得奉献和回报。人离不开五谷粮食，就连土地上匍匐在地的田鼠和飞行在田的麻雀，也盼着五谷花早日变成籽实。

别以为五谷的花朵都是不值得欣赏的风景，也有把田野扮靓的五谷杂粮之花。先说一说那些油料作物吧，且不说那些惊艳了眼目的油菜花，我小时候见过苴麻花和蓖麻花，它们手掌般的叶子间有时会绽放出白色或红色的小花，苴麻籽榨出的油可食用，但吃多了人会头晕。蓖麻榨出的油一般用来润滑机器。直到如今土默川的田野上很少有人种油菜，在内蒙古那种连片开放的金灿灿浪漫而惊艳的油菜花田，我在大青山北边的武川县见到过。在大青山南温暖的土默川上，小时候我见到盛开着小蓝花的胡麻田，胡麻花盛开的田野没有油菜花色彩浓艳，但绿色的田野上镶嵌上星星点点蓝色的小花朵，清冷高傲之余还略带有几分妖艳之气，蝴蝶和蜜蜂在胡麻田上款款飞翔。土默川上的人们离不开胡麻油，用胡麻油炸的黍子糕是当地的特色食品，红白喜事和家庭改善伙食都要上胡麻油炸糕。把大地扮靓的油料作物还有金黄色的向日葵，一棵棵站立的向日葵就像一个笑容可掬的小孩子，它们使大地变得热情而奔放。

小的时候常见的还有土豆花，开着紫色、粉红、白色的花朵。土豆花也叫马铃薯花或洋芋花，花朵有拇指头肚那么大，撑开以后每片花瓣状呈胖三角状，五片花瓣像一个大胖五角星，花蕊像一个金黄色的小长假瓜。我小的时候土默川好多地方都种植

土豆，因此对土豆花非常熟悉，这些年主要是武川等大青山北地区种土豆，反而很少见到土豆花了。在薯类作物里，听说红薯花也很漂亮，有点像农村常见的喇叭花，花朵小巧玲珑白里透紫。我们那一带农村不种红薯，因此至今也没有见过红薯花。

还有一种花不算五谷花，但它是我们村当年重要的经济作物，那就是枸杞花。我们团结村在黑河故道上，有大量的盐碱地，这些盐碱地种粮食不成，但枸杞树非常适合在这种地里生长。人们最初把枸杞种在自家院子里的圈圃里，还有的村民把枸杞栽种在了自己的自留地上。当年我们村是远近名的“塞外枸杞村”，靠种植经济价值颇高的中药材枸杞致富，家家户户都种有几亩或十几亩枸杞。枸杞种植最多的时候，村庄被一眼望不到边的高高矮矮的枸杞林簇拥包围着，枸杞曾给这个敕勒川上的村庄带来富庶与繁华。枸杞树高的有一丈左右，低的约半人多高，耐寒耐旱又耐碱，枸杞花开紫色的小花，五片花瓣也像一个胖五角星，中间花蕊像几个伸出来的白色的小蘑菇，结果时紫色的小花和红色的果实开满枸杞树枝头，非常好看。至今我都难以忘怀枸杞花，是因为父母亲靠种植枸杞供我上完高中又上大学，村里人管我们几个靠枸杞收入供出来的大学生叫“枸杞大学生”，我们对枸杞有深厚的感情，心里时常有红的果实和紫的花。

五谷开花真平淡。想起五谷花开的田野，就想起了那些已经长眠于田野中的父辈和先人，他们也有生命如花的时候，但在田野上劳作的人很少大红大紫去炫耀自己，他们也像田野里平凡的五谷花一样，把深情的爱护和希望留给了饱满的果实，这生生不息的后代便是他们的籽实。

群众的支持下，创造了由一棵树到960多万亩绿洲人间奇迹。作为我国第七大沙漠，库布其沙漠在杭锦旗境内面积占其总面积的71%。曾经的茫茫沙海，让当地百姓饱受煎熬。如今，杭锦旗取得了治理库布其沙漠面积超6000平方公里的成绩。2018年12月，杭锦旗库布其沙漠相关生态示范区获评全国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。

库布其生态环境之变和生活水平之变，向世界展现了库布其的“穿沙精神”和中国智慧。变绿后的沙海，锁阳、沙柳、梭梭草、柠条、红柳等数百种植物，都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宝贵财富；沙漠里的光伏蓝海和风电桅杆，是人类顺应大自然，以科技力量成就减轻重任的成功范例。

沙漠让库布其人增长了智慧，也激发了创造精神。在我的生命里，库布其翻天覆地的嬗变，凝结着我的心声和情思，也辉映了我以故乡为荣的自豪感。

在库布其精神史演进过程中，我看到了故乡的眼神由灰暗变闪光，由失望变希望，由自卑变自强。库布其精神，必将更加厚重丰富，更加生动进步，为创造人类的繁荣幸福，贡献出深厚的文化力量。

沙漠让库布其人增长了智慧，也激发了创造精神。在我的生命里，库布其翻天覆地的嬗变，凝结着我的心声和情思，也辉映了我以故乡为荣的自豪感。

一度的“河套梨花文化旅游节”按时拉开帷幕，一幅“生态优先，绿色发展”的宏图正从绿色的城区繁衍至广袤的田野……

哦，好一个万物蓬发的河套川，好一个令人振奋的四月天！



图片来源：IC photo

2023年4月17日 星期一

呼和浩特日报

青城文脉

将军衙署

■高培堂

清代，呼和浩特市新城叫“绥远城”，是镇守祖国北疆的屯兵之城。在绥远城的市中心，原鼓楼（上世纪六十年代拆除）的西侧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——将军衙署。将军衙署建于清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是按照当时清朝一品封疆大吏衙署的规格建成的，因此在清代是绥远城规模最宏壮、声望最高，也最具权威的建筑。

将军衙署是清代绥远将军办公和居住的地方。绥远将军是清廷任命的北部边疆最高的军事和行政长官，官阶一品，不但是绥远八旗兵的最高指挥，还辖制着大同、宣化等地驻军，在行政上统管着整个漠南蒙古地区。从绥远将军衙署设立开始，到满清政府垮台的175年中，共有75任绥远将军在将军衙署任职。1912年北洋军阀时期，将军衙署改为将军府。1928年之后，将军衙署是国民政府绥远省政府所在地，傅作义和董其武就在此办公。绥远和平解放后，绥远省人民政府也曾一度在将军衙署办公。

将军衙署占地面积1.6万平方米，共有五进院落，130间房屋。衙署坐北朝南，署门前有一对精雕细琢、威风凛凛的巨型石狮，石狮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座钟亭和鼓亭。和衙署对

应的是南面一座至今保存完好的大照壁。照壁高4米，宽29米，朱红色的照壁中央上方嵌有“屏藩朔漠”汉白玉石刻匾额一块。照壁的北面有两根旗杆，上悬清代的龙旗。旗杆的北侧和大照壁两端用鹿角棚相连接，是两座形似牌楼的辕门。辕门的北侧各有一座房基很高的鼓手屋。从衙署府门到大照壁，是一个呈四方形的小广场，它属衙署的外院，主要对衙署起保护作用。进入衙署是将军衙署的内院，是东西窄，南北长的长方形五进院落。过头道门后，紧接着是仪门，仪门平时不开，只有在将军出行或有贵宾来临时才打开。过仪门，在同一中轴线上，由南向北，依次是大堂、二堂、三堂、四堂和后宅。二堂是绥远将军处理军政事务的办公场所和接受僚属参拜的地方，后面的三堂和四堂是将军及其眷属居住之所。由中轴线再向左右方向辐射，依次有印房、兵部司、左右司、户部司等各办事机构的房舍。东北隅还建有一处小花园。将军衙署气势恢宏，威严肃穆，历经270年，经过多次修葺，曾七次易名八次换牌，至今仍保存完好。现在在府门和大照壁之间的小广场，已经成了立交桥和宽阔的马路了。

边走边写

■安宁

相聚

这是正午，家家户户都在厨房里为午餐忙碌。老旧小区窗户上，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人们看向天空的视线。就在那里，古老的星球像一滴深情的眼泪，在无边宇宙中漂洋。一切都在变化，悄无声息的变化，一条皱纹爬上一个中年女人的额头，一根白发在一个老人的鬓角闪烁，一颗新鲜的牙齿从一个婴儿口中“破土而出”。而在人类无法抵达的那些角落，无数的分子正在分裂为原子，无数的原子又重新聚合为分子。

就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，一间小小的厨房里，朋友正为我的到访，细心地准备一碗骨汤面。汤是一早就在锅里炖好的。在我抵达前的3个小时里，火焰舔舐着锅底，发出快乐的喊叫。羊棒骨将生命最后的精华，奉献给锅中美味的汤水。穿过大半个城市的风雪抵达的我，脱去冰冷沉重的外套，从锅里舀一勺热气腾腾的汤汁，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，那鲜美的味道，瞬间温暖了我整个身体。

这个城市的冬天非常冷。短暂的秋天过后，所有生机勃勃的绿色便消失不见。大地冰冻成坚硬的烙铁，仿佛在这片苍茫的高原上，生命从未抵达。一个人在街头瑟缩着行走，总会想起很少有快乐过的童年。每天早自习后，我吸溜着鼻涕，沿着清冷的村庄大道，孤独地走回家去。庭院里的母亲，似乎永远都在灶房里忙碌。她从来没有耐心听我的抱怨，她总是朝炉膛里丢一把玉米秸，训斥我道：快回去！可是除了更冰冷的空气，屋里什么也没有。偶尔，也会有父亲，在忙着生炉子。水壶里的水，在火炉上飞快地冒着泡泡，玉米棒在炉膛里燃烧着。这温暖的声响，让严厉的父亲现出难得的温情，他会拉过我，将我的手捧到唇边，努力哈着热气。他的脸被炉火照得发亮，不，整个滴水成冰的冬天，都被照亮了。

此刻，我站在朋友家的厨房里，外面是冰天雪地，热烘烘的暖

气却让我感觉春天来临。骨汤已经熬成了奶白色，浓郁的香气顺着缝隙飘出窗户，楼下途经的人嗅着空气里弥漫的香味，忍不住停下脚步，仰头冲着窗户咽一口唾沫，而后踩着满地积雪，咯吱咯吱地快步走回家去。

手擀面已经咕咕咚咚地煮着。一颗圆润的西红柿，被朋友切成漂亮的心形，面快熟时，两三棵碧绿的油菜与西红柿一起，在热汤里打个滚儿，便捞入碗中。面不多不少，恰好两碗，红的鲜亮，绿的明净，热气腾腾地端上饭桌，让人很想再配一碗天地间银白的雪，干一杯醉人的红酒。熟牛肉、凉拌猪耳和花生米这些下酒菜，早已摆上了饭桌。骨汤面与红酒，看上去并不搭配，但在这样一个只想藏进洞穴与世隔绝的冬日，这简单的日常，看上去却又如此完美，仿佛我们漫长的一生，就应与朋友这样闲适地度过。

但在一餐的一日三餐中，这样朴素的一天，却可能耗尽我们许多年，赶了上千里路，才与朋友千里迢迢相聚在一起，坐在餐桌的两边，一边聊着遥远的往事，一边享用着雪天里一碗滚烫的骨汤面，一杯清甜的红酒，一碟鲜嫩的酱牛肉。窗外的大风，在辽阔的大地上日夜扫荡，我们各自在人生轨道上，按部就班地向前。如果没有这一场寂静的大雪，如果呼啸的大风不曾唤醒我们内心的哀愁，或许，“改日相聚”永远都不会到来。我们当然也会相见，在言不由衷的场面上，在觥筹交错的饭局中。被一碗骨汤面熨烫过肠胃的此刻，我们真正意识到，我们在热烈赤诚地活着，从未放弃过对于爱与自由的追寻，正如一株生长在大地上的树木，从未停止过向着深蓝的天空无限伸展的脚步。

一碗面吃完，我们又面对面坐着，说了许久的话。有时，我们也会停下来，看着窗外的雪，又在高原耀眼的阳光下，纷纷扬扬地飘落。此刻，生命饱满，天空洁净，我们奔波的身体停止了喧哗，在这奢侈的午后，散发寂静光芒。

声明：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，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，本报将支付稿酬。联系电话：6564069

编辑：王晓茹 甘永康 张文静 美编：晓行